

吴国良 编纂

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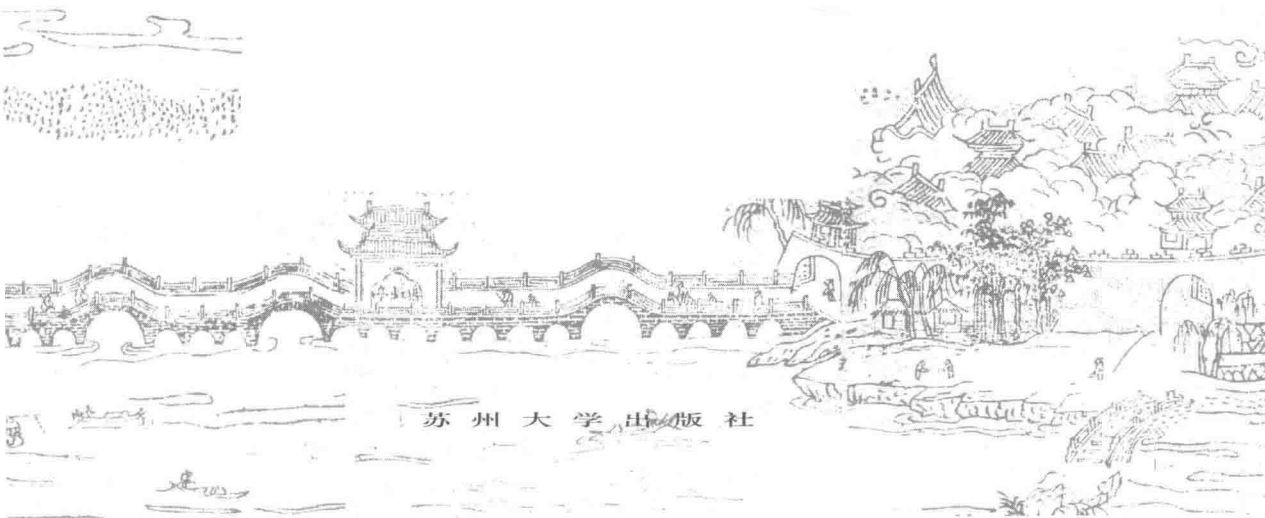
中

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
吴江博物馆 编

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

吴国良 编纂
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
吴江博物馆 编

中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明太学生存敬周公墓志铭

〔明〕董其昌

松陵之周，至太宰恭肃公始大。恭肃冢子曰寻甸太守国南，生乡进士京，配吴孺人实生公。公名之轼，字孺瞻，存敬其别号也。公生而头角崭异，有成人度。既操觚为文，淹宗名理，跨越侪辈。弱冠入太学，鼓篋逊业，所交俱海内奇士，尤为邓定宇、徐检庵两先生所赏识。公意不屑屑为俗学，董帷郑带，揣摩经岁，能识鼎斛，辨驹牙，凡流沙舍卫之言，咸会其指归，汰其剩滓。至于兰台石室之藏，黄衣赤车之业，无不鱼讨贯穿，矢口成诵，三吴间称博雅君子，必归公焉。所居数亩之宫，花竹映互，雷樽环剑，照映巾箱。好事家以鉴赏至者，得公摩娑片顷，顿为长价，而公不矻矻争著述名，曰：“此伶盘腰鼓，小儿号嘎耳，何足辱长者哉！”居恒善持家风，好礼义。不娒訾刀锥，而雅有心计，能廉取益入，屏不式之费，去无业之好。妇吴孺人，来自贵家，亦脱文绮，躬刺绩，督治桑麻，经画土化。于是恭肃以来，盖藏日溢，公欣然起曰：“如是可以广义矣。”戊申雨霏，谷价骤涌。公首发廩助赈，又捐金给余，所全活无算。条上救荒议，幕府亟行之，及以高义旌公，公不受也。修塘之役，公出千金倡缘，阖邑响应。其后丈田事起，公为陈说利害，规定准则，田赋永清，贻桑梓百年之利。前后贤令，倚公如左右手。公无所陈托，即引车式庐，辞匿不见，处士之节，泊如也。门临七十二溪，系商估周途，岁俭之后，严设铃柝，驾舡舳四卫，出其途者，皆枕席而过。环溪百里内，孤嫠颠苦，寒无纆者，爨无烟者，歿无槥者，冤抑不得上伸者，无不依公为命。他若毗耶之室，金碧之宇，藉公庄严，津梁末法，不可枚述。而公内行尤备，当父孝廉公寝疾，吁天请代，衣不解带者累月。既承讳，击心擗踊，色颜枯黯若泉。其居母丧亦然。友爱幼弟，摩拊于襁褓，时授产不资，已哭其殇，终身有鹳鸽之痛。群从昆季，过从讲业，花萼琳琅，相辉相映，望而知为王谢子弟焉。笃于伉俪，比德相庄。中道有奉倩之伤，遂虚主僕，同穴之誓，皎若河山，而嚶鸣之求，迄白首靡间。三党之戚，师友之间，畏垒尸祝，诚不能一日无公。公固生有净根，晚耽禅悦，尝从云栖大师授记，积累功行，脱然有悟于生死之际。虽姬媵满前，酬酢旁午，此念炯炯，如在化城乐国。庚申春，以避客至西湖，道出长安，喜道傍萧寺，遂假憩息，开扇细视，尘榻宛然。谛问当时老衲寂期，与公降诞时日不爽晷刻，因掩关示疾。卒之日，盥沐更衣，焚香趺坐，命群僧环绕，朗诵佛号，悠然化去，亦异矣。公艰于子，晚年推择嫡宗文亨，以次应承大宗后。至是奉公遗命，入主蒸尝，又以次嫡曰宽为辅，门祊克新，箕裘不堕，公虽死犹生矣。文亨贤而有文，手为状数千言，述公懿行。谓公生平节义似王休徵，褪躬端方似陈太丘，襟度汪洋似黄叔度，醇谨退让似万石君，专精禅理似王摩诘，不侵然诺似朱文季，琴书物外、挫廉逃名，又似陶靖节、袁夏甫诸公，其言娓娓有致。而予谓公五纬淹雅，似其先庐山；续之薰戒精严，不应辟命，又高于其先草堂颦。独拱手先业，留贻似续，较之庞公攀金、裴休遣子，又扫却一重公案。公真达生无我，善守

诗书礼乐之闳者哉！予既应文亨请为之铭，而系生卒代族于后。铭曰：杨枯或奠，蚌老有珠。何若膝下，天然龙驹。旦昼壹视，孰为苦掄？但有焚纶，岂必舞裾？芝双者翹，瑟和者竽。神归净土，魄护幽区。绳绳百世，善庆其余。

公生于嘉靖辛酉八月二十日，卒于万历庚申六月初九日，享年六十。元配吴孺人，先公卒。子男二人：长即文亨，太学生，娶郁氏，携李工部主事暘川公子太学生如川公女；次曰宽，娶陆氏，携李宪副雨楼公子庭葵公女。孙男六人：长丕显，郡庠生，娶广西宪副日观张公子乡进士严吾公女。次丕承，邑庠生，先聘山东宪使石钟岳公女，待年而殇；继娶给谏龙门李公子太学生会侯公女，寻卒；又娶邑庠生定侯公女，因本生父不忍远离，强留次孙以娱暮景。次丕基，娶河南巡抚太素沈公子知乐公女。次丕训，娶礼部员外蕴所沈公子太学生君克公女。文亨出。次照，娶云南宪副九华杨公孙文学长倩公女，寻卒。次烈，娶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令云阳沈公子文学中美公女。曰宽出。孙女五人：长适陶廷炉，太学生公亮公子。次字黄凤藻，官生翰伯公子，工部侍郎与参公孙也。次字沈永贤，太学务之公子。文亨出。一适吴会昌，河南怀庆府修武令见素公子。一适黄胤章，兵部司务抱真公子。曰宽出。曾孙男三人：长及申，次二酉，丕显出。一照出。

赐进士出身、亚中大夫、太常寺卿管国子监司业事、前河南布政使司参政、翰林院编修、管理起居诰敕、纂修正史、经筵日讲官、年家眷侍生董其昌顿首拜撰。

赐进士及第、南京行人司左司副、前翰林院修撰、眷晚生韩敬顿首拜书丹。

天水友弟赵宦光顿首拜篆盖。

清周芳《周氏族谱》

明故太学生存敬周公墓表

〔明〕陈懿典

嘉靖中，吴江有大冢宰周恭肃公者，当代名臣也。周之先世有隐德，家邑之烂溪，至恭肃而始显。起家弘治壬戌进士，扬历中外，正位统，均勋名，赫然于肃皇之朝。丈夫子四，长云南寻甸府知府款江公国南。寻甸公生乡进士玄津公京，娶吴孺人，而生太学公讳之轼，字孺瞻，别号存敬。乡进士为恭肃冢孙，实称周氏世家之大宗，公则恭肃之曾嫡孙也。公生于嘉靖辛酉八月二十日，卒于万历庚申六月初九日，享年六十。宗人聚族公议为公后者，循国家令甲，大宗无子，立次房嫡长为嗣，遂定议以公弟应僖之长子文亨为公家督。文亨卜以天启三年正月初六日，葬公于十七都五图寻字圩祖莹傍之旧阡，与配吴孺人合葬，求余表其墓，乃按文亨所手勒状而表之。公生而颖敏端重，少不好弄，性喜读书，文笔翩翩。弱冠入太学，声籍甚六馆。大司成邓文洁、徐检庵不轻许可，每器公。七比京兆，两中乙榜，数奇弗得隽。益务沉酣古今，尽发家所藏书，遍为博览。经史条贯、朝家故实，旁及象纬兵法、稗官小说，无不搜奇撮要，如指诸掌。令

际云龙之会，必有所树立，以光先绪，而郁郁不得志。酒后耳热，高吟李太白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靖胡沙”之句，意念远矣。公因累困场屋，胸中有奇约结无所施，乃贾其余勇于好古博物间。秦汉以前以至宋元，钟鼎尊彝，法书名画，金石之迹，陵墓之遗，无不考究，辨其真贋，推为三吴赏鉴家第一。身拥先世素封之业，而衣不重采，食无兼味，务出所有，以为德于乡。宗族故人、周亲师友，待以举火丧葬婚娶者若而人，又施药施棺、修葺桥梁道路无算。凡邑中有大役大荒大议，无不藉公为首倡。邑令梦胥刘公之创筑石塘百里也，公捐千金助其工。邑令钟西霍公之履亩平赋也，公日与周旋阡陌，折衷讲求，务期至当。戊申之岁，大浸稽天，田禾尽湮。中丞怀鲁周公劝募捐救，活饥民，缉乱民，公大出粟米，慎固防御，以左右其德意。中丞旌其门，将为题请，坚辞而止。是皆施实德于民，奚必绾纶布令，乃称为政哉！若其内行醇备，天性孝友，更有过人者也。色养父母，备物怡情，必腆必虔。父母遭疾，躬亲汤药，衣不解带。或未即瘳，吁天祈代。壮岁失父孝廉公，毁几灭性。及母吴孺人之弃杯棬，年已近艾，孺慕如初，终丧不御绮服，不入内室。抚少弟之辙，尤极友爱，群从无不敦洽。晚岁游心二乘，与王羽士为方外之交，筑庵谈玄，逍遥其间。受记云栖，供养耆宿，似有所得者。其歿也，出游武林，寓觉皇寺僧舍，若有会心处，低回不能去。月余遭疾，遂大渐。弥留之际，绝无怛化色，众诵佛号，端然而逝。寺僧追溯往因，谓六十年前辛酉年月日，有比丘精修毕世，化于此居。与公悬弧之辰，适相符合，今又复来，示灭于此。去来因缘，与世所传王文成将终，入某寺，见一僧舍，扃钥坚甚。启之，龕上题云“开门即是锁门”，人事颇相类。岂《经》所云“斯阗含名一往来”者乎？公褪躬慕谊，其品在万石君、陈仲弓、朱文季之间，而兼通禅观，去来轻安，又未可窥测，是皆可表。配吴孺人，太仆卿仰峰公之孙女，有妇德，与公白首相庄，先公卒，祔葬于祖莹之傍，今开圻与公合葬。其他生卒岁月，及世系子姓姻属，详志状中，不具载云。

赐进士第、奉直大夫、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事、前右春坊右谕德、直起居注、纂辑章奏管理文官诰敕、正史纂修官、眷侍生陈懿典撰。

赐进士及第、南京行人司左司副、前翰林院修撰、眷晚生韩敬书丹。

天水友弟赵宦光篆额。

清周芳《周氏族谱》

明太学生周孺瞻配吴孺人墓志铭

〔明〕陈舜仁

松陵周为太保恭肃公，吴为陕西行太仆卿仰峰公，两姓咸称甲族，盖世相婚媾云。恭肃公孙乡进士玄津公者，亦娶于吴，有妇德，今孺人即其侄也。孺人父为仰峰公长子肖峰公，母则太宗伯浔阳董公女。世泽闰配，其来远矣。孺人生而聪慧婉顺，浔阳公爱之，与诸女孙等，每暇辄举古贤媛事以为训，孺人欣然，若有当于中者。肖峰公慎所

许，时太学君方弱龄，亦琤琤然有声琳琅珠玉间，盖天作之合者。于是遂嫔于周，而姑乃姑，妇乃侄，怡怡顺比矣。孺人性孝谨，乃益修内则。晨盥栉，即诣太孺人所，视眠食，候颜色，顺颐指，昕夕以为常。太孺人世家礼法，食无兼肉，衣无缘纆，孺人恭承懿则，饬躬履俭。虽父母钟爱，尊嫜垂慈，而妆饰稍涉时世者，即屏不复御。春秋烝尝，斋慄从事，每佐太孺人手治杯饩以献。玄津公之丧，哀号擗踊，终丧不理脂泽。事君子绸缪好合，而敬慎如严宾。燕私之间，笑不毁容，亦不敢以袒服见家人。食指近千，慈惠如一，未尝加以疾言厉色。太学君艰于嗣，为广置姬媵，薰然慈仁，闾帙咸化其德。岁之癸卯，太学君久宦南雍，乃遣一少姬侍匕箸。庶几螽斯哉，而竟不食其报，此又何也？夫亦有待乎！孺人禀素弱善病，暑中犹挟纊。太孺人之歿，哀不胜丧。太孺人丧以七月，而孺人逾月丧，盖卒于毁也。嗟夫孝哉！嗟夫伤哉！太学君与予仲子孟琳为文字交，孟琳馆于太学君者几二十年，始终如一日，则亦孺人有相之道也。琳每为余言孺人之贤，知典策非虚语。而太学君以秋试来留都，亦数数过从，曰：“不肖慈侍在堂，而薄游于外者，亦藉中阃之力。”盖详哉言之也。太学君将以今年十月二十八日甲午，举灵輶从太孺人而襄事焉，乃以书币来求志其墓。余知孺人稔矣，义恶容辞？孺人生嘉靖癸亥正月二十日己亥，卒万历丁未八月初十日庚午，享年四十有五。墓在十七都五图寻字圩先茔之侧，遂稍次其事而系之以铭。铭曰：

兰之馨，维其瀚兮。木之直，维其操兮。矧兹令范，而靡所诱兮。汉之杨，唐之柳兮。相后先，若琼玖兮。我勒此词，垂不朽兮。

赐进士出身、文林郎、大理寺左评事、通家眷侍生陈舜仁撰。

赐进士出身、通奉大夫、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、眷侍生黄承玄书丹。

赐进士出身、奉政大夫、江西按察司僉事、眷侍生沈瓚篆盖。

清周芳《周氏族谱》

吴孺人墓表

〔明〕陈继儒

予友周太学之轼，自吴江叩予山中，以其内吴孺人墓表请。予曰父为谁？则陕西行太仆卿仰峰公吴之伯子也。母为谁？则礼部尚书浚阳董公之女也。孺人所事翁为谁？则太子太保恭肃公之孙、中宪大夫寻甸太守公之子、乡进士玄津公也。姑为谁？则吴孺人也。生卒何岁？则嘉靖之癸亥、万历之丁未也。葬何所？则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茔也。妇德何若？君手状以进，盖泪溢于睫焉。余叹曰：“义哉，周君。”自梅圣俞为南郡县君，请铭于欧文忠，而后且寥寥矣。世不古，而夫妇之礼轻，非故轻之也。试观江敦让婚之表，冯衍武达之书，妇德少乖，家索立致，甚欲刊肤削发，投山窜海，杜仕宦，绝交游，求死不得，而何暇为其妇图身后之不死哉？周君悼内，声泪俱下，不远三百里，束帛造庐而请，曰：“吾闻礼铭以藏诸地下，而表以揭诸地上，是惟吾妇之贤，非表不

彰，子其为我缕记之。”余曰：“国制三品以上，为神道碑，其次为表。妇无表，表自君妇始，请表其大者。”当孺人奉醮归于周氏，其曾姑施夫人，王姑顾夫人，代有家令，桢束内外，政如朝典。孺人世家女，顾能遵其范，不少衰。性淡薄简俭，最不喜浓丽。而畜奴婢甚有恩，无少长皆矩矱待之，左右望而却立，不敢跛倚，见亦罕有笑詈声达于泉外。奉姑孝，昧爽而朝，三时上食，抑搔扶掖，曲中其欢心。晚得羸疾，日坐卧，常相半。冬重裘，夏瑾户，几不知寒暑人事。独念君艰嗣，辄凄然不乐，数数劝君曰：“恭肃公至君，皆有世德，而君又喜善事，好缓急人，凡近远疏戚，待君而济者无算。君必有佳儿，当择宜子者辅我。”傍人闻之，背地怪笑曰：“嘱婿买妾，吴孺人岂真病耶？”或曰：“妾车音至，必且悔恨，搥床挝壁，病憊憊如膏沃火耳。”已谒见，慰劳不自胜，抚如己出。或又云：“是好言，谬为煦煦，度人情，岂遂能释然？”及君客金陵，有姬拥娇女排户而入，则吴孺人自家敕以侍君者也。至是始皆叹服孺人为真不可及。孺人少受《女诫》，能解大义，病中旁通内典，忏诵无虚日，而要皆以多男为祝。姑歿，丧幕哀痛，病亦随炽，犹目君而叹曰：“愿君早得佳儿，以慰我泉壤。”他一无所言。呜呼！若吴孺人者，不独今人难，即求古人中，未易一二觐也。余尝笑房玄龄名相也，而有妒妇。太宗赐之鸩酒，则曰“宁妒而死，不愿不妒而生。”隋文帝，王中之英雄人也，而有妒后，受制独孤。不惟不许高频妾生男，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，有庶子者辄之。其尤可笑如晋时妒妇之津，好妇坏衣枉妆，而后敢渡，不然风浪立至，人化为鬼，而犹能巧妒若是。岂妇人之妒无贵贱，生死一乎？故《易》垂戒于睽，取象于贯鱼，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载物。若使吴孺人而在古昔，其必录于圣人之门无疑矣！古以士入朝女入宫并言，余窃以为过。而近闻贤士大夫间，有挺而相难者，因慨然追叹周召“二南”之化，能使樛木小星，化行于妇人女子。而当时少有言者，反出于周公召公，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。余故于吴孺人之不妒，揭而书之，以著朝野风教之所由系，而非徒重君之敦义而近古也。是为表。

华亭陈继儒撰并书。

天水赵宦光篆额。

清周芳《周氏族谱》

赵士谔传 从子廕

〔清〕潘恂章

赵士谔，字蹇卿，宽之从孙。万历二十九年举进士，授会稽知县。政务清约，有以卷轴为寿者，命藏库中。明年复进，则出而悬之，从此遂绝。首捐奉浚淤浦数十里，溉田万余亩，邑人名曰“赵公浦”。奸民妄言富盛、永昌有矿金，税监将采之。士谔以宋室诸陵所在，力持不可，乃已。后民思其德，立祠祀之。县多豪猾，士谔悉绳以法，曰：“令或不如意，则改一教职去耳，将奈令何！”繇是人皆敛手不敢犯。士谔初至会

稽，四年之中，辰出酉入，强力不怠。四年之后，出即旋入，或竟日不出，邑中号为无事。凡八年，始入为职方司主事。久之，以荐调吏部考功司，改文选，累进郎中。万历四十五年，主京察，上疏言：“论人不贵刻而贵真，用法不难严而难当，服官以操守职业为衡，两者有议必黜。若舍是，而南北东西横置于胸中，虚公既失，荡平何期？”尚书郑继之深以为然。是时党议纷起，台省横甚，士谗曲意调停，所保全者甚众。尝叹曰：“昔为外吏，行止得自裁。迨居铨司，百不能如意，但屹然中立耳。”迁太仆寺少卿。会辽东用兵，户部议折俵马、借库金以佐饷。士谗争之，以为“折则马空，借则帑空”，乃止。明年，擢金都御史，巡抚宣府。宣府额兵八万，素多虚冒，而是时急征兵援辽，宣府独倍于他镇。士谗三上章，力持之，未报。会总兵刘孔胤，老耄憚行，嗾营兵哗于军门。士谗乃宣所上章，谕以朝廷威德，斩其渠以徇。寻引疾归，临行犹上言：“张家口为宣镇咽喉，非重兵戍之不可。”其后喜峰失事，寇入张家口，宣府连岁告急，人始服其先见。士谗内行修洁，既罢官归，日课子孙读书，萧然如诸生时。不轻谒有司，惟邑中大利弊，如赈荒均役诸议，皆其所建白。作诗文澹远真率，如其为人。从子廕。

廕，字任卿。有才武而暴悍，以武举为金山水营把总，寻掌宝山营事，被劾革职。崇祯九年，流贼犯安庆，巡抚张国维拔为守备，屯太湖。十年二月，贼东下，廕提兵御之，至鸡飞滩，遇贼三百余骑，击却之，斩二十余级。追奔抵通湖，贼以百骑来山前挑战，廕据山为营，而遣千总杨国镇等以锐卒二百赴之，射杀贼渠数人。而贼潜从山后以千骑袭廕营，廕力拒之，手刃十余贼，以众寡不敌被执，胁降不屈，遂遇害。部下李池等皆格斗死。事闻，赠指挥同知，子孙世袭。总旗仍令太湖建祠祀之。廕少孤贫，家世业儒，廕独戏取村中羊学骑，剡竹为弩矢，射篱边燕雀以为笑乐，人咸目为狂。及年四十，仗节死义，闻者莫不壮之。

潘子曰：故老皆言赵公不为赫赫之名，而有皜皜之节，其人盖宽然长者也。公冢孙瀚，有文行，隐居教授，与余善。尝从问丁巳京察事云：“时主计者为尚书郑继之，老矣。吏科徐绍吉、河南道韩浚，皆轻险锐意，以锄击东林为风采。公自田间来，一主虚公，多所救正。如孙公慎行等，皆赖其力得全。而于王之寀事，尤多苦心，世莫知也。”王之寀者，以持挺击狱忤神宗意，欲罪之，而患无名，欲以计典錮之。绍吉等觇知上指，以语公。公谢曰：“以铨司黜陟之典，为奉行中旨之具，是乱首也，不可。”而之寀素无行，自揣必不免，私诣公，跪请之。公正色叱曰：“君自号正人，奈何惶怖失度若此，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之寀自是深嫌之矣，然考察疏卒不及之寀。疏上，上令中官读之，无之寀名，遂留中署。都察院李志闻之，乃于拾遗疏列之寀贪酷。故事拾遗止四品以上，而之寀以主事预，亦仅见也。拾遗疏既得旨下部，明日考察疏亦下，公当具覆，乃引浮躁例坐降调。上特批革之寀职，仍夺诰命，皆非公意也。公所谓“居铨司百不能如意”者，盖不特一事，而此尤关职守之大者，故详著之。

清潘柽章《松陵文献》

赵士谔传

赵士谔，字蹇卿，晟曾孙。贫而力学，万历二十九年成进士，授会稽知县。严干请，讼牒至，即谳决不留日，征输则缓期待之，尽除其羨。奸民妄言富顺、永昌有矿金，税监将行开采。士谔以宋室诸陵所在，力拒不可，乃得寝。捐俸浚淤浦数十里，溉田万余亩，民以“赵公浦”名之。召入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，久之调吏部考功司，改文选，累进郎中。四十年，出典陕西试。后四年，改考功郎中。又一年，主内计吏科。都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，御史韩浚佐之。绍吉、浚欲斥行人山阴刘宗周，士谔独不可，曰：“昔令会稽时，尝至宗周家，亲见其清操绝人，今不当挂吏议。”绍吉、浚意怏怏而止。是岁，内计善类尽斥，一时有“大东小东，一网打尽”之谣。宗周素以刚介自持，为清流眉目，宵人尤深嫉之，而独获免黜，由士谔力持之也。迁太仆寺少卿，会辽东用兵。户部议折俵马、借库金，以佐饷。士谔争之，以为“折则马空，借则帑空”，乃止。明年迁右金都御史，巡抚宣府。镇兵调援辽，皆败没。及再调，士谔三上章，力持之，言重地撤兵，倘有窥伺，祸且不测。会总兵刘孔颖，老耄憚行，嗾营兵哗于军门。士谔乃宣所上章，谕以朝廷威德，复劾孔颖，斩首乱以徇，事遂定。寻引疾归，濒行犹上章，言：“张家口为宣镇咽喉，非重兵戍之不可。”其后喜峰失事，寇入张家口，连岁告急，人始服其先见。吏尝以羨金进，诘之，则各镇募兵买马，例除十之二，为巡抚公费。士谔却之，令补调援缺额。归家后，筑室铜井山，且营兆焉。日课子孙读书，不轻谒有司。惟邑中大利弊，如赈荒均役诸议，皆有建白。所作诗文，淡远真率，如其为人。与人交，多气谊。周宗建被逮，不避缇骑，远送之，且捐资以助焉。年七十卒，绍兴府祀之名宦祠。（参黄宗羲《南雷文案》）

清乾隆《吴江县志》

懋所公传

懋所公讳琬，字季玉，涵台公次子也。生八岁而孤，从其兄韞所公学，奉若严师。少试童子尝蹶，时外家孙氏贵显，属督学令拔公。公闻之，托疾不入试，人皆叹异之，以为不可及。后与兄同举于乡，又同成进士。公曰：“吾始与兄读书萧寺，食冷粥，拥布被，每恨不能朝夕侍母侧。今幸联翩鹄起矣，出宣化理，入辅承明，自有兄在。吾株拙无能，愿服劳，顺旨于母氏膝下耳。”于是，即上疏，乞归养。后六年，母卒。服阕，补凤阳府教授，转南京国子监学正。寻升南京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，转本司员外郎。又升浙江司郎中，理滞狱，雪冤滥，克尽其职。又升山东东昌府知府，将入境，即檄僚佐属县，有以币帛见者刻不贷。居官操守清严，布袍疏食，如苦行僧。出谒上官，尽屏仪从，惟敝舆一乘，虽盛暑亦不张盖。邮中续食，多自买于市中。每自叹曰：“吾家自给谏登朝，食禄三世，兹承乏东鲁，受民而治。虽糜顶踵，尚不能报，敢以身口上负圣明

哉？”僮仆慕华者咸告去。治民以孝弟礼义为先，有狱至庭，为开陈曲譬，令归自省，不事刑罚。后一年，父老诫其子弟曰：“毋生事，以劳渎太守。”渐至讼庭生草焉。福藩受封之国，道经临清，中人横暴。公令诸贾闭肆以待，且严约束，及至不得肆扰，遂速发。三年，迁兖东道副使。时东省大旱蝗，饥民相食，恟恟思变，各司道咸给假挈孥去。公并治各司道，肘后悬印累累，为之开廩、捐俸以赈。巨盗刘好问、孙可训，聚众作乱，悉擒斩之。招集流亡，安抚庐落。明年麦大熟，公掀髯曰：“贤者急病而让夷，今东国幸已稔，我将让后人矣。”逾年，遂乞致仕。士民攀车悲泣，公改衣易舆，始得去。公好禅理，少时欲为僧，兄韞所公禁之乃止。至是归，屏居吴山之善人桥，潜心释氏书，不入城市。神宗升遐，始自山中至县厅哭临，余则枯坐一室，即家人子弟亦罕见其面。时知县某，以公与巡抚同年，将有所求。及至山中，终不得见，从牖隙窥之，深自渐沮，不敢陈请而归。惟中表陈大典，时招而赠之。盖公母陈太夫人为别驾忠言女，公因念母故也。所生十一子，贫不能自存，多寄养于他氏。遇凶岁，恒拾蔓菁为食。公有一老仆，随公历任三十余年，归至市肆，见犀器亦不能识。于此观之，公之廉介可知矣。公去官数年，崇祀东昌名宦，歿后崇祀本邑乡贤。

清沈始树《吴江沈氏家传》

宜庵公传

宜庵公讳璨，字季英，瀛山公第三子也。喜轻侠，不屑事章句。万历十六年，举浙江武试第一，初选台头营标下中军把总，历升至广东潮州府参将。潮有断肠草，每士卒愤争不胜者，辄吞之立死。公令输草赎罪，以绝其种，多所全活。府城元宵张灯，益乘间窃发，公以计擒斩其魁。海寇起，公用其降卒为导，追击尽歼焉。三年升总兵，未抵任，以疾告归。天启初，诏募四方兵勤王。有贾祥者，故浙江某营参将，籍白徒数千应募，所过苛索。道经平望镇驻焉，遣数卒先驱至城。适理刑杠船泊邮亭，数卒欲夺其船，争殴不胜，皆赴水走，天寒多死。越二日祥至，驻船南关，知之大怒，遂纵兵四掠。公愤然曰：“贾祥与我有旧，今在吾乡，敢尔耶？”会祥将诣公，公曰：“彼技素下，今且夺其气。”既到，即引游后园，命三子持枪请枪法。祥殊忽之，语三子曰：“吾以一当三，第观我法可得也。”枪数交，祥中肩仰仆地，渐恨而出。公自此益嘱县官设备，又使人宣言以恐之曰：“沈家资财无算，亦日练兵谋勤王，其精锐不可当者千二百人。”祥信之。明日公往候，乃简家丁及各衙皂快，得五百人随往，祥望见有惧色。祥船高大，施跳板长可三丈，植大刀船头可重八十斤。坐定论事，公慷慨陈利害，多中祥隐。顷之，祥指刀问曰：“尚能舞此乎？”公曰：“能。”即拔刀起舞，步跳板上，往来如风，只见清光回翔，而不见身也。两岸观者万余人，尽惊骇。舞毕，亦授祥刀令舞，而船头设大椅，公仪容魁岸，俨然坐观。祥刀法不让公，已而稍近，乘间斫下，几中公腰。公即提大椅，掠刀堕水，曰：“无戏也。”是时，祥仓皇不知所为，而公意气如常。复请角

骑射，乃植一竿于数十步外，命中其稍。各执弓，发九矢，祥着二而公中七。祥有马奔蹏，公执鞭跃上，驰骤自如，祥叹服愧谢。先是，公闻祥数卒死，即夜告练兵某，遣卒僱渔船载其尸，埋诸下乡。及祥至，遣数百人各挟短刀，拥入县门大哗。时署县事同知全廷训坐堂上，理文书，颜色不动，叱吏胥避去，徐曰：“尔辈欲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地方擅杀勤王军士爷，尚不知耶？”同知曰：“军士尸何在？第取来，吾即为尔穷治之。”数百人始逡巡出，求尸不得，祥莫能谁何。然兵犹数出掳夺，居民缚其渠魁六人以献同知，系之狱。祥益怒，将大劫掠。同知闻于巡抚王某，巡抚曰：“祥虽无状，藉名勤王。不若取公帑千金，托助饷名畀祥，并释还所系六人，善遣之。”是时，祥既胆落，又知城中有备，且得同知金，于是遂去县，人卒免于难，盖公之力为多云。

清沈光照等《吴江沈氏家谱》

宁宇公传

〔明〕陆云祥

顾氏为松陵著族。当明盛之际，或义盖乡闾，或勋垂钟鼎，而宁宇公以暗修独行，继武于间。公长嗣元方兄稍长于余，余获交元方，登堂识公，则沉静朴讷，先辈典型也。今公已作故人，元方亦卒然捐馆。公仲子元节，手兄所著公行略示余，请为传。余逡巡久之，以为公之行谊，异日当有表扬。元方编次遗稿，即寝处话言，皆孝子亲历而出痛肠者。略之既失本意，尽载恐属拘牵，无裨不朽。逾时，仲子之请益勤，其敢终让？公讳而周，字成卿，别号宁宇，世居吴江之同川。公之曾祖同材，名纓。公之祖为守同，名文策，翱翔黉序，以孝谨闻。父省吾公，讳曾信，雁行五。皆知名士。省吾娶陆氏，举丈夫子六，宁宇其三也。公成童时，省吾公家稍落，公遂赘于苏之王氏，荆州刺史野舟公鏊之孙女也。外父傲舟公艰嗣，爱长女，结褵时奩甚丽。公以韶龄，坦腹华胄，入则重裯累席，出则结驷连骑，容止甚都。然公赋性澹漠，一切厌弃，惟掩关习静为乐，题于壁曰：“读书可以胜人。”居无何，补邑诸生。其在郡所，师礼者孝廉五少翁。其家学所宗，则从兄莘岩公，世所称任卿先生也。而执经问难，中心悦服止吴罔卿一人。以此见公之严于取，斯非猎虚名立门户者比。故公之文词，虽不少概见，而下帷数载，相摩为古学。同辈不得跻而升之，屡入棘围不售，数也。公性至孝，少与王孺人琴瑟静好，每以定省为念。孺人同心，于问讯奉事之礼无缺。迨傲舟公歿，始与孺人谋归，承欢膝下。于是，东溪旧居复闻宁宇公呶唔声，后学追随严惮，更乐其坦夷。尔时省吾公有母，强饭而鼓盆已久。王孺人敬事翁，不得事其姑，而犹得事其姑之姑。省吾公曰：“诸媳中，王少而贤，无宦裔习气。”太母亦曰：“吾媳陆氏，贤而早卒。新来王氏，有姑之德。”诏其子宜重之。公与孺人勤恳笃摯，终始无怠。嗣后，太母及省吾公后先辞世，公与孺人哀毁逾常，里人莫不感其孝焉。乃余阅仲子来状，而复详内行。昔省吾公偶有急务，需四十金。未尝显言，王孺人先事迎志，举以奉，无难色。又宁宇公

弟永卿早世，止遗一女，孺人怀抱如己出。及长，嫁成礼。他如诸子结社论文，良朋宴聚，孺人喜甚，典簪珥佐之。此岂笄衽中所以得乎？而亦孰非刑于之化也。岁甲戌，孺人卒。宁宇公故善病，至是益甚感戚，皇皇谋葬省吾公为事，卜地墨食，始慰历年霜露之怀，而寻亦不起矣。疾革，惓惓以读书成名训后嗣，诸嗣泣而拜命不敢忘，以故公多贤子孙。公外母张孺人，而为之窀穸墓拱矣。公于暮年，复命子科扫加土，痛有恩之难酬，瞻垄树而雪涕者，勿忘本也。其生歿年月及子女嫁娶，详行状，兹不载。嗟乎！士寡合于世，惟立德立言可以不朽。《乾·九三》曰：“乾乾，夕惕。”大臣象也。公德处潜，而潜之义曰确乎不拔。公之终身，勿勿近乎三，而潜确之操，遁世无闷，其得于初深矣。求之立言，则有户牖箴铭在。公为醇儒，益昌炽于云初也，有以也夫。乡贡进士门婿陆云祥拜撰。

清顾鼎勋《顾氏族谱》

吴昌期传

吴昌期，字际之。洪元孙。父翼，修武知县。昌期徙居嘉兴，中万历十三年举人，署东阳教谕，升国子监正，历工部员外郎。时逆珰魏忠贤势方炽，昌期疏劾内臣侵冒，语激切，忤珰。会中书吴怀贤以骂珰系狱，复遗书美昌期。珰闻，益怒，遂削籍归。一日，与工部岳元声奕荷亭，外传有缇骑，谓必逮己及元声。因曰：“一池清水，吾与公死所，毋为阉辱。”既知逮嘉善魏大中，昌期拏艇往送之，相与执手痛哭。缇骑怒，弗顾也。崇祯改元，起本部郎中，累迁贵州按察司副使。年七十八卒，祀嘉兴府县学乡贤祠。

清乾隆《吴江县志》

诰封中宪大夫例晋资政大夫先考继川公 诰封恭人例晋夫人先妣宋夫人行略

〔清〕陆文衡

先考讳尚德，字继川，先大父吴川公长子也。世系具吴川公行略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八日。颖异好学，见诸艺能，效之即工。性倜傥，喜宾客，不事家人生产，故家益贫，而营具父母甘旨必丰腆。文衡兄弟入塾读书，亦不问其课程，曰：“富贵命也，汝曹好为之，不汝督也。”既而文以万历戊午、己未联捷成进士，后由工部郎出守福州。先考凡再膺封诰，又四举乡饮大宾，而处之泊如，未尝色喜。素晓音律，每春秋佳日，辄会亲故，按歌花下，以为笑乐。平生无求田问舍之事，惟以周贫乏、创善举为己责，虽屡空弗恤也。崇祯壬午，长孙镕登贤书，先大夫年八十矣，矍铄如壮，贺客屦满，酬

对无倦容。越三年，遇甲申之变，北望恸哭，老怀日摧。乙酉，江南未定，复厄于盗，流离困顿，以七月二十一日终于墓庐，享年八十有三。呜呼痛哉！以吾父年届大耋，而犹不获正寝以终，岂非文之罪乎？配先妣宋夫人，亲操井臼，不言有无，实能成我先考之志，逮事王姑钱太夫人。钱有恶疾，先妣躬侍汤药，涤厕踰，抑搔扶掖，顷刻不离。钱太夫人感泣曰：“孝哉孙妇！愿汝子孙一如汝之孝也。”性朴而不陋，宽而不纵。衣服虽布素，必整洁。供养舅姑，酒食是议。文幼善病，日饵药物，而责课极严。簪珥布缕，半罄于迎医膳师。虽爱甚，或逐群儿嬉戏及妄言敬步，必呵撻之。晚年既贵，犹不御酒肉，督婢媪辈治女红，以身先志，不自逸也。生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六日，终于崇祯十三年十月十七日，享年七十有五。时文系官中山，以不得亲视含殓为痛，自誓不复为小草，当朝夕先大夫膝下，以终天年。岂意五年之间遭此变故，复不得亲启手足，殁身饮恨，万死奚赎哉！乙酉之冬，合葬两大人于四都陈家湾井字圩，封植如法。先是既得吉卜，壬午春定兆穴西向，构堂室南向，逾年而成，又逾年而襄大事焉。据形家者言：莹前明堂，迎天目太湖之水；水中芦墩，手法为天然案。其东南筑坝，东北建桥，皆于风水为宜。文虽不敢信其术，然所以护宰木安体魄者，苟有说焉，皆当从也。附书之，以待后人。

清陆迺普等《平原派松陵陆氏宗谱》

中顺大夫云南顺宁府知府 念切吴公暨继配周宜人合葬墓志铭

〔明〕倪长圩

崇祯辛巳，顺宁守念切吴公，以正月之十六日，葬吴县凤凰山之麓，去其谢世辛未，盖十有一年矣。公当生时，尝谓嗣君兹受曰：“使吾歿而吾葬，曷得尔主司者一人志铭吾，吾其歿亦存也。”而嗣君佩于心，自公歿，朝夕饮泣，冀副此言之何日。兹既卯、辰，而隗李永州春明之官，地远五千，遂竭蹶营其两先人大事，祇公未歿之言属予志，予其敢辞哉？惟予素不及事公，似无以知公生平。然而知之也，公婿卜君纳庚，禾人，与予交甚洽，言次即诵乃翁行甚高，缕缕详切。则若似彼苍蚤护公德，而眷兹受孝，从予诸生中。即谋以此事相赐，予敢不亟然愿从事耶！请述昔闻之大略。公号念切者，念其先大司寇切庵公，事其君不顾其身，谏南巡而廷杖，忠莫隆也。勸诸其号之心，学为忠臣乎？孝思不匮，亦举系之，以是公之生平，大抵皆忠孝之心之行也。公方五岁，肄诗书即有感发，读父母之年之章，而思其尊人，暮而得，公泪不止。夫是即以见天性然也，曰是有本。公之生母黄宜人，夙有孝淑之称。公十五，尊人笃疾，公眩霍欲绝，宜人刳股上尊人疗之。斯志也，孝子之行，忠臣之谊也。公生于黄，性植之矣。公之继母是为闵，闵有子元声。及黄宜人与尊人皆即世，闵欲倍析，以自厚其子，公承其意。于是先世资产，悉让美就恶，辞多居少，无稍芥蒂也，此群情所甚难者。至于隐

深之间，话言气志之微，一有孝子之诚敬与巧变，故闵卒安之。虽然，今不知昔之日之多所难也，尝举兹受之言以效之。举兹受者，公之后配周宜人。公服阕而归，相夫子事姑殊谨也。受娠方足，闵盖他有拂于公，公立雪中求解，宜人亦随立。夜中雪上，闵始怜而命升。噫！然则难可知也。今襄葬，予拜公及宜人于墓，雪大积，恍然兴思，天其重以此，表孝子孝妇之遗烈欤？公读书之余，每举先世事，勸宗族昆弟。谓始祖全孝翁，寻母于宫禁之中王侯之宅，流离欲死，卒以母骨归。乃有天格生两尚书，甲第十余世，至今犹盛。切庵公谏而受杖，挺挺视义方，不知有身。况其子孙卒乃幸存，而子孙多贵而贤。故夫死生利害所关，不当屑计。使两世而动心于生死利害，即何以自贤，而辟开数十世之昌全乎？非特然也。躬令闻裔荣誉，今日见为美已，使当日而希心焉。此直挟以邀造物，造物不应矣，然后知吴两世忠孝事真实勿伪，其世之大天也。式念厥祖懋勉，以承夫世家，公之生所托也，而所历不啻若单寒，以此益自砺。尝喁喁古庙，饗飧弗继，而轩然勿以介其心，诵吟不辍，将大任以自期，心亦壮矣。然而守元弗用，哲人所叹，于是奋心功名之途，儒术既进，啸理余裕。人曰：“公其以伟抱小试之耶？”公曰：“因事尽忠，盖有人臣之分云尔。”国之大事在祭，万历戊戌，公典南太常。报本追远，托天子之诚敬，备物致用，求百官之忠爱。其于陪京，尤重祖宗根本之地，公用加虔古之行祭者，行礼义亦行惠也，以为必如是而后无怨无恫。春秋故事，有司半值以取，诸民以怨恫告矣。公力白卿尹，使平值。恤下敬上，扩人君之孝，大先王之泽，康天神之灵，报数世之馨，非乎？兵者，邦之神气。国家都燕蓟，而仍除白下之戎，谓其为东南王气腹心，吭背于省直都会之间也。神庙时承平久，枢密之上视武事若骈赘，而封疆之臣侈棋墅，勤燕贺，举圣祖，拥护神京之意忽焉。公在太常，俎豆而折冲，辄慨叹时事，系心不休。于是当事者督之，循转南左右参军，公乃核冗冒，汰老弱，补虚废，明纪律，肃然振起，军实军容，一皆明备。夫贤者所在为功类如此。公恤人以仁，御下以礼。凡枢部遣发军徒，来府察号，人以故事忽，公必详诹，厥繇事之。当者，恳至戒勉之；或有可矜，慰劳而靡屣周之。吁！人所谓故事者，而公挚若此。参军之介，叱嗟使而左右役，大抵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勸旧之裔也，公皆廉奖优厚之，非特念人祖先。公性恭，无加物之气直又如此。好客，喜赋诗，所交皆巨儒名公，其尤足传者，方孟旋、张宾王两先生。穷愁未遇时，公特简而与之游，激扬文史，剖析微义，两先生之名至今重，公与偕重。夫观其所与居，而其人可知，亦以云贤矣。鸡鸣之阳，开创诸勋，在是俎豆不替也。而榱桷就圯，故老感焉，公尝登览，徘徊不能去。端拜而议，用请于大司空丁公鼎新之，泰颠闳天，顿还旧观矣。神庙庚戌之间将大用，公擢为顺宁守。滇南作牧，万里策勋，其在斯乎？而公则别有所感，曰：“吾宁抚松弄石，惟嘉梦是践。”时兹受方十龄，英英露颖，公又携语曰：“吾归，其玉汝于成。”固匪特仁智之乐。与山水效崇深，抑忠孝之谈，于子臣之勉，勉林泉二十余年。凡兹受自今树立，获上治民，垂于无穷之业，皆此时为之。是则公身退而道进，泽数世于度中者也。然公厚爱其弟元声，亟假而归，故老之言曰：“亦终为不忍舍其弟，而终远之也。”元声无子，疾笃。公泣曰：“昔吾不忍舍子，而今忍弗嗣子乎？”以次君嗣焉。维令兄弟相恤相求尚

矣，矧公之处此乎！先是公秩满，尊人孝廉赠如公官，卜、闵两宜人终以公荣。而黄宜人膺命，则又有“矢志报国、刳股疗痾”之文，至性熾行，复以公显。呜呼！诚忠诚孝之士，明察有徵矣，公后以覃恩阶中顺大夫。配两周，皆恭肃公三世孙女，皆受宜人封。宜人贤尤著，立雪事姑已详前志。若夫拮据以相延尚书故居，瞻乌所止，不于吾屋，贤劳茂闻。公艰于嗣，宜人廉厥淑静，三侧其室，夜必祷，祷必曰：“愿天早为吴氏后，后何必时我，且当如己出。”于是脱珥珮，成子来之梁。又偕公虔卜于碧霞元君，君惟梦矣：“祥实维熊，始兆于汝。爰有卯金，以昭汝虔。”觉而未有悟也。及己亥，宜人先举兹受。越癸卯，次君师锡亦生。樛木逮下，闺士所难，宜彼苍者于宜人，授乃福矣。岂弟君子，求福不回，不回于隐，上见于天，公及宜人之谓乎？考吴氏，自全孝翁始大，一传而南大司寇立斋公，再传而大司寇切庵公，氏胄振兴，焕乎简册已！公祖讳邦栋，封参政。考讳承熙，举嘉靖乙卯科孝廉，赠左府参军。公嫡母卜宜人，继闵宜人，生母黄宜人。公讳士龙，字元震，号念切，孝廉公冢嗣，世为吴江人。生嘉靖甲子年闰二月十二日，卒崇祯辛未年闰十一月十九日，享寿六十有八。配二：前周，赠宜人；继周，封宜人，兹受所自出，先公十有四年戊午秋卒，享寿五十有一。子二：长晋锡，即兹受，崇祯庚辰科进士，余己卯南闈所拔士，今官永州李；次师锡，附例生，刘出，嗣叔元声。晋锡娶沈氏，会元讳同和女。继杜氏，文学讳其盈女。师锡娶方氏，官生讳以巽女。女八：长适周曰惠，二适潘芝英，三适闵吉士，四适周纲，五适卜震生，六适宁国嘉，七适赵玉式，八适周廷瑾，俱庠生。孙六：兆宽、兆官，俱邑庠生。兆宽娶庠生钱圣称讳士骥女，兆官娶同年孝廉陆文修讳明礼女。兆骞，聘孝廉葛端调讳鼎女。兆宜，聘同年孝廉陈西美讳绍文女。兆宸，聘同年大理寺观政刘忍仙讳鸿嘉女。晋锡出。兆贲，聘文学闵日休讳容孟女，师锡出。孙女三：一字绛州同知袁范所讳坊季子廷机，余未字，师锡出。兹日也，兹受既竣大事。越十五日，即得请于当事，以仲春朔，奉公主祀于瞽宗，盛礼也。不匝月而大事已就，盛礼以孚，兹受于其先无遗恕耶！而吾复有思者，奉其先人昭兹盛礼，凡人子之志皆然。或得之，或不得之，此非孝之异也。笃于明德，祀于其乡，实惟其人，致之自天。嘻！然则公之格天，与天之眷公，不已昭然大白乎？兹受顾瞻墓木，徘徊幽房，泣曰：“何以久留先人，先人望之已久。”

铭曰：维此元宅，泉甘土香。展也君子，于是焉藏。忠孝允世，何适不臧。礼乐是优，兵戎孔良。名郡出守，朱芾斯皇。万石比烈，圣善式扬。大厥嘉允，器升庙廊。圭璋问望，彝铭弥光。公神其彷徨，惟世乃其昌。

赐同进士出身、直隶苏州府推官、己卯分试南闈、通家侍教弟倪长圩顿首拜撰。

清吴安国《吴江吴氏族谱》

容襟公传

容襟公讳瑄，春洲公第三子也。公生从昆鼎贵时，與马弗道，公欣然如出入蓬荜间，非故折节邀长者名，盖冲夷澹静性安之矣。与人终身无喜愠之色，即事会卒然未尝少动，人莫不服其雅量。性友爱，当析产时，惟诸昆季所欲，尝从容言曰：“争则不足，让则有余。”昆季凡七人，亦各推让无忤容，怡怡之化，无间闺阃。居常以礼法教子孙。子孙有不当意，不为谯让，但对案不语，久之令子孙各自悔责，如万石家风焉。又毕生不忍言人过，若有伤心者然，公之笃行概如此。弱冠补邑弟子员，从事帖括，日夜咕咩。再举宾兴，而终以数奇不偶。顾公通儒术，达大体，器局渊茂无涯涘，非世之寻章摘句者比也，时金宪公尤深知公。金宪公歿于粤，两孤茕然，遗命公与周君居实襄家政。时族党虽多婪伎，无能争齟齬之者，公与周君之力也。铨部公子孝廉归宗，悉返吴孺人钗珥，价值千金，托公居间，不为緘识。公以至诚调护两家，使各释嫌怨。以故亲党益爱敬公，事无微巨，必推公祭酒。公亦时为排患释纷，不辞剧劳，不冀微润。事至即应，事已即忘，终其身无伐无施云。有司举乡饮，特请公，公辞不许。士相诧曰：“世而既晚矣。向之从宴飧而抗礼长吏，前非皆所谓车上儻者若而人哉，否亦素封家翁耳。不图从公，而复睹唐虞养老之盛也。”于是有司至必以请，公固辞者再，曰：“是何可数掩人于乡。”公素不事生产，以诸子家駸駸起，稍具甘旨，公亦泊然无所问，惟兀坐一小楼，肆力古学，凡纂录古今正史及百家稗官野乘，不下数十卷，题曰《阅古笔记》。年七十九而易箒，其年为太常公建祠之年。先是，从叔母吴孺人奉旨旌节建坊有日矣，孺人喟然曰：“我一妇人重朝廷命以不朽，而太常公卒不得公家春秋一血食，神其有恫乎？”于是，族为请有司建祠，而坊于其前，度地鸠材，惟公力居多。孺人故素倚重公，遂相与以乐其成也。祠成而孺人卒，公相继亦卒，岂冥冥者留公以助成孺人之美德乎？

清沈光照等《吴江沈氏家谱》

乡饮介宾熙宇公传

履仁，字熙宇，邑庠生。具经济才，于农田水利之书尤熟悉。万历中，东光霍维华宰吴江，以湖田坍涨递变等则繁多，编定《履亩清册》，公实左右其事，钩稽核算，无爽毫发。凡田之隐匿与赋之浮冒者，彻底根究，国与民两便焉。举乡饮介宾，齿德为时推重。会岁饥，出家谷赈乡里，大吏以闻于朝，赐七品冠带。晚岁构“稻香楼”于屋之西偏，登临歌咏，有《稻香楼集》若干卷。庀家精整有法度，拓产四千余亩。质朴俭约，依然寒素，衣布饭粝，泊如也。配潘孺人，克勤妇职，称贤内助云。

清《徐氏家谱初稿》

虚室公传

虚室公讳珂，春洲公第四子也。幼有颖资，于诸昆弟中，尤为春洲公所钟爱，以千里驹目之。弱冠蜚声黉序，每试辄高等，自谓云霄可一蹴至，不意其啬于命也。中岁析居东郊，下帷发愤，益攻苦不辍。精舍数楹，绕池梅竹楚楚。公则独居斗室，手不释编，口不绝吟，唯与晓窗帆影、夜半孤檠相对而已。二十年庭草不除，致泊如也。昆弟七人，皆相友爱，终其身无间言。与人坦易无边幅，而性本峭直。有不当意者，辄瞪目视之，咄咄不置口。人或以简略诮公，公自若也。晚年益以孤介自持，训子侄以端悫。或群从宴笑，机锋相对，则愀然蹙额，意不欲闻，徐以庄语相诫。谓：“乌衣巷中子弟，动止自有家数，即稍存质朴何害，乃务以眉睫间斗智巧哉？”公专务勤学，无他干理，且出自华廛，竟不知钱谷出入之数，产遂中落，蔬布萧然，殊自得也。其外家卜氏雄于资，两内弟素爱重公。当析箸，将授公产，公固却之。非其真性廉静，孰能若此？既老，厌弃帖括，寄情声韵。兴之所至，时拈一二小词，欣然自喜，谓可以此乐其余年也。乃庚午冬，从内弟为金陵游，风露失调亟归，而病不能起矣。公尝自言曰：“富贵者，人所力争共趋之物。热心探取，尤患不得，我则以冷肠俟之。柔态比昵，尚恐不亲，我则以傲骨临之。宜乎白首穷经，而富贵不我志也。”吁！观于此言，公之为人概可知矣。

清沈光照等《吴江沈氏家谱》

宏所公传

宏所公讳珣，字幼玉，涵台公第三子也。少孤，亦从长兄韞所公学，昆季三人，友爱特至。当韞所公蜚声黉序，公与仲兄懋所公犹蹑小试，逾弱冠始获游庠。辛卯、乙未，两兄联翩同捷，公益自策励，于书靡所不究。制举业外，间为古文诗歌，人得之，如吉光片羽。丁酉举北闱，甲辰成进士，与两兄并称“三凤”焉。初授中书，分较秋闱，所得皆知名士。戊午选监察御史，巡按贵州。时水藿分争，几酿地方之祸。公恩威兼用，曲为销弭。天启初，疏陈《太平十二要》，朝野推重，谓为贾太傅、陆宣公之流。他若请停西兵一疏，娓娓数千言，尤为一时硕画。癸亥，巡方报代，例应内升，有挤之者，转福建漳浦道右参政，人咸称屈。公曰：“御史七品阶耳，今得三品，何言屈？倘藉此得勋三世，吾愿毕矣。”后转湖广按察司。值魏珰肆横，缇骑四出，罹诏狱者楚尤甚，追赃之旨，诸司惴惴，惟不克共命是惧。公曲为覆护被逮之家，群叨其庇云。复历山东左布政，时逆珰魏忠贤生祠遍起，济宁亦效尤，大小吏咸趋拜若惊，公独不为折腰。莲妖余党窃发，公周防详密，使不为大害。民间杼轴空虚，公为设输纳之法，蠲积逋之租，百姓咸赖以安。崇祯三年，擢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值刘兴祚之弟刘兴治屯兵海岛，为当事所激，进逼内地，窥窃登莱，几乎旦夕衅生。公疏白兴治无反侧心，遣